

# 重逢元旦 又是盛世

□展爷(壮族)

眼前的水瘦了,耳畔的风轻了,黄色菜鸟嗖地掠翅而去,在芦苇深处叽叽喳喳。成龙湖一泓翠绿,一叶轻舟划痕而来,波光粼粼,涟漪圈圈,桨橹之声渐行渐近。有人在船上用佬话大声吆喝:收竿了,回家过元旦啦!惊得野鸭扑棱飞起,掠过湖面,最后一抹夕阳踏在浪尖,如火跳跃。

湖畔的古榕翠竹盘根交错,藤蔓缠绕,撑起一朵一朵浓重的绿云。松柏棕榈之间有了人影,情侣在林间曲径悠然散步,神情恬静。我在礁石上坐着,脚底之下,浪打空穴,错落有致,咕咕有声,2018年的时光犹如潺潺溪水,眼看就要从指尖滑过了。而2019年元旦的脚步,已匆匆赶来。

元旦是童年灶上的蜘蛛网。孩童时代的记忆,只有饥饿。夜猫哀嚎,鼠儿心悸,在房梁上惊慌奔走。饥饿犹如恶狗,三更半夜把你的肠胃撕得绞痛,把眼睛戳得发绿。落到泥坑的花生捡起就塞进嘴里,烧焦的苞谷啃完米粒就啃棒芯,粗粝的生薯连皮囫圇吞下,隔着肚皮也能摸出一团硬疙瘩。1979年1月1日,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,是因为当民办教师的母亲,在灶台上批改学生作业时写下这个时间。烟火之中,锅灶之上,仅剩的一块黝黑腊肉在那挂着,爬满圈圈蜘蛛网,泛着丝丝亮光。我艰难地咽下口水,说今年是新年第一天,把它煮吃了吧。母亲笑了,她说要等到杀

了年猪,有了新肉,才能吃掉,世代传递,不能断档。那时红水河畔刀耕火种的村民,没人理会元旦,他们只过阴历节日,春节的扣肉、三月的红蛋、端午节的粽子、中元节的鸭腿和中秋节的月饼,让我们这些孩子魂牵梦萦,望眼欲穿。半夜饿醒,寡淡的口水也能湿透枕巾。

元旦是少年易冷的烟花。外出求学,耳濡目染,开始了有阳历节日的概念。就如吃上了晶莹剔透的大米饭,眉睫之前,就有了金黄稻穗的憧憬。明信片摆满校园,明星照琳琅满目,叫卖声此起彼伏,同学们奔走相告,节日气氛让人蠢蠢欲动。少年心扉深处,有桃花一寸一寸伸出,长成纸条,在人迹罕至的绿荫深处,如惊鹿般蹿入女孩裤兜里,羞得她一脸绯红。纤手还没牵上,情窦还没绽开,元旦的晚霞就已落入山脊,腼腆站了一个下午,中师就毕业了。《圣经》有云:“已有的事,后必再有。已行的事,后必再行。日光之下并无新事。”年少懵懂,烟花易冷,犹如划过

村寨田埂的萤火虫,飘忽闪烁,稍亮即逝。多年以后伫立庭院,即使面对绚丽霞光,不意回想当年元旦那场惊心动魄的爱恋,也只会感慨一叹,淡淡一笑,缓缓走回,在里屋窗台眺望那棵金黄银杏,心静如水。

元旦是中年水做的桨橹。天干地支年轮转,甲子更替岁月添。人到中年,没有冲动,只有感动。美国诗人罗伯特·洛威尔在元旦感慨写道:“一次又一次,岁月诞生在冰水和死亡之中,它永远不会藏在防风窗后。”你也许是“元旦出门除夕归”的外出民工,还在车站码头肩挑背扛;也许是“两点一线两头黑”的交流干部,还在疲惫往返的车灯里颠沛流离;也许是“我看见了凌晨三点的广州”的漂泊一族,还在最后一趟地铁里昏昏欲睡;也许是“元旦放假次日上班,一不做二不休”的公司白领,还在深夜的写字楼里为一个文案绞尽脑汁;也许是“周六休息不保证,周日保证不休息”的乡镇公务员,还在扶贫路上风雨兼程……晨钟暮鼓,声声敲来,直

抵脊梁,谁人腰骨不在节节变老?时光犹如渠中清泉,在我们能够容忍的高度和宽度中悄然流过。孔子感叹:逝者如斯夫!尘世苍茫,浩如烟海,百舸争流之中,每个人注定都是孤舟独帆,形单影只,默默隐忍走完人生江湖。不管你愿与不愿,日子总在一页一页翻新,元旦犹如水做的桨橹,划开圈圈涟漪,一条一条堆上你逐日苍老的前额;元旦轻柔的桨声,远远传来,一下,又一下,摇成心中的时光刻度,层层叠叠加厚你的年轮。龟裂城墙飞沙走石,寂静庭院花开叶垂,半掩窗外潮起潮落,圆月上空云卷云舒。元旦之夜的梦里,谁在抚琴浅唱?“故乡今夜思千里,霜鬓明朝又一年。”唐朝诗人高适的词曲,声声萦绕,嗡嗡呜咽,游子清瘦的眼里,谁不是目光潮湿?

元旦是老年霜染的秋菊。人生走入老年,已是满园花菊郁金黄。霜染的秋菊,本是浅浅淡淡,却如油画般层层抹彩,把人生染出一片灿烂。宋代的宋伯仁晚年居于乡野,元旦之

日行走在篱笆田园,悠然写出《岁旦》:“居间无贺客,早起只如常;柏酒何劳劝,心平寿自长。”诗人陶然自乐,与世无争,让人读出闲云野鹤的怡人情趣。明代的陈献章在《元旦试笔》一气呵成,直抒胸臆:“老去又逢新岁月,春来更有好花枝。”又让人读出乐观豁达的潮涌激情。站在成龙湖畔,山峦祥云氤氲,阶梯青苔茵茵,草叶竹尖纵情成长,亭台楼阁舒适伸展,让人感到宁静与和谐。临水之处,垂钓老翁直起身子,转过头来,扑哧一笑:您那镜光让人眼寒,要不以为是树桩呢,天要黑了,还在看书?我嘿嘿一笑,说您也一样,在湖边蹲成一块礁石,半天不甩一下渔竿,还不回家过新年?老人嘎嘎一乐,脸上皱纹一条一条舒展:嗨嗨,我钓的是心情,钓的是时光,重逢元旦,又赚一年啦。

你还在为一年得失斤斤计较?为一时荣辱耿耿于怀?为一场胜败焦灼不安?为一次输赢扼腕叹息?其实我们不是圣人,也非首富,不必好高骛远,无须苛求自己,不拘繁文缛节,摒弃私人杂念,只求不负光阴。“桑野就耕父,荷锄随牧童;田家占气候,共说此年丰。”千百年来,孟浩然淡泊致远的诗行,让我们心定神宁。值此元旦,让我们重读经典:“唯有绿荷红菡萏,卷舒开合任天真。”2019年,喜迎元旦,又是盛世;率真前行,风雨无阻。

## 相逢在记忆深处

□韦晓明(苗族)

(接上期)

3

柳州高中诞辰110周年之际,我就想到了要写点什么。金秋十月,我来到柳高校园,漫步天鹅湖畔,踟蹰林间小道,聆听似有还无缥缈渺渺的歌声,看青春的身影从眼前掠过,我蓦然发现,历经了一个多世纪的这所高中名校,她有着清晰的具象,更有着宏博深邃的意象,她是柳州人心中的一尊神。

但这,还不足以触发我动笔的冲动。直到有一天,在柳高校史馆见到曹绶章(紫若)、陶保桓、路藩这三个熟悉的名字,我顿时有种茅塞顿开、豁然开朗之感,我找到了写作的切入点和文章发展的主线了,那就是百年柳高,筚路蓝缕,艰难困苦,玉汝于成。她所积淀下来的,是柳州文化的血脉,是这座城市必不可少精神给养,她日益生长、壮大、蓬勃,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,荫荫郁郁,是八桂大地一道无比瑰丽的风景线。

文章写出来后,我发给学校领导审阅,他们作了一些订正,然后都说写得好。及至去年3月中旬,稿子发往《民族文学》;5月,《民族文学》即在“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”栏目上重点推出。文章发表后,在柳州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反响。

非虚构作品《百年奔流》,更多地融入了文学的元素。广西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黄佩华说:“……这样的文字,铸就了这部《百年奔流》的繁复厚重,韵味绵密。所以说,

这是一部文学性很强的非虚构集子。”

祝愿我们的学校教育能感化社会,匡扶世道,端正人心,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真正的人。

韶年已逝,华韵不再。从1994年1月离开学校讲台进入新闻单位当记者、编辑,到2013年底基本不再写作纪实作品,这整整二十年里,我把自己完全彻底地交给了写实类文字。那么,完成于2017年秋天的《百年奔流》,且当作是我向那二十年时光最后的致敬吧。

2013年8月,散文《云中故乡来》在《青年文学》发表以后,我就坚定地朝着纯文学转身,历四年光阴,创作出八部中篇小说,并散文若干。2014年春,散文集《云中故乡来》出版,同年获第五届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“花山奖”。接着,来年的又一个春天,中篇小说集《空谷》也面世了,这为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赚足了分数。从此以后,文学创作将与我回归,回归到我少年时代的美丽梦乡。这个世界说到底,还是需要文学的,“孔子编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”。文学是什么?文学是光,是火,是世道人心,她不仅能照亮我们迷茫的前路,更能给孤苦无助的人们以温暖和力量。

但那些曾记录过欢乐、悲苦、奋发、无奈的文字,绝不能仅仅存在于记忆深处,不能总是让我在记忆深处与它们相逢,因此便遴选、整理、编校出来,以《百年奔流》的名义,再度公之于众。(全文完)



## 山之恋

□韦武双(壮族)

我的家乡有座山叫鳌山,因其长得像整一样平扁而得名。在我的记忆里它就像母亲山一样,养育着我们壮乡十里八方的村民。以前,它山色葱茏,柴草茂盛涵养着丰富的水源,那些汨汨而出的山泉水就像母亲的乳汁一样孕育着它周围的农田,盛满着的附近山塘小河水,解决了十里乡村的人畜饮水问题。循环生长的山上草木解决了我们乡里煮饭烧水供暖能源。山上的土石为四周乡村建房造地、修路搭桥提供源源不断的建筑材料。鳌山就像母亲一样无私奉献,还为周边的村民遮风挡雨!

时间回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,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,我们村的生活也困难重重。为了生活,村民上山打柴、采草药卖,还在山下建石灰窑烧制石灰。也正因为人为地对鳌山过度的索取,鳌山也渐渐地变瘦了,从前的青翠已经逐渐退色,清清的泉水开始断流,山上裸露出黄色

的斑块。即便是这样,鳌山还是用地顽强的意志,坚守在它的岗位上,用残存的能量拼力支撑着村民的生活。

四十年前,中国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发端,神州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,改革开放让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。农村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,实现了公路村村通。绿色环保生态乡村建设如火如荼,实施乡村振兴战略,我们壮乡农村,大力发展生态农业、乡村经济文化,在鳌山上种植了许多不同的树种,现在鳌山一年四季常青,万树繁花似锦。

鳌山终于又变绿了,变得更加美丽了,重现出它曾经的风采,家乡老百姓,正在规划着以它为中心把乡村打造成十里乡村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。鳌山这座饱经沧桑而坚毅挺拔的母亲山,又将以全新的姿态展示出它为民爱民的伟大魅力。

## 写满记忆的四牌楼

□何珈阅(侬佬族)

小时候曾跟随父亲多次到访四牌楼,十年后再次故地重游,是在一个月圆的夜晚。宜州的夜空如黑宝石一般纯粹,繁星点点,月光笼罩下的四牌楼似乎又能与记忆中的身影重合,却好像又渐行渐远,光影之中,只觉熟悉而陌生。

四牌楼坐落在宜州老城区的城中东路,位于百年老校宜州一中之东侧。四牌楼高耸于十字路口处,东南西北各有四个拱门,内外相通,遂称

作四牌楼。

四牌楼始建于清朝乾隆二十五年(1742年),曾在乾隆、嘉庆年间两次修复,后由于多次战乱部分建筑遭到破坏,于1998年修复重建。在四牌楼的石墙上,嵌有重修纪事碑。四牌楼靠近明代大臣周一清兴建的府学,有不少文人骚客在此吟诗作赋,把酒言歌,是文人学子的聚会之处,还在此留下了不少诗词歌赋和翰墨真迹。因而四牌楼又被称作“会魁楼”,

即会聚杰出非凡的人才之意。四牌楼楼高三层,一层全用大型细凿条石砌成,四方形条石紧密结合,工艺精湛。二三楼均建成为木质结构的重檐楼阁,漆红色的圆柱,檐下鲜艳欲滴的丹漆,还有屋顶的对称的双龙,四牌楼既有精巧细致之处,又呈现出气势磅礴、古朴庄重的势。环绕四牌楼一周,只见东门之上,有块被杂草包围的小牌匾,仔细一看,上边有四字“东日流晖”。站在宜州这座古城墙上,眺望东方,可见蜿蜒连绵的龙江向着东方一路奔去。从东边升起的朝阳映在水面,江面上朝晖涌动,犹如一条向东游去的红龙在水中翻腾。此情此景,便称作东日流晖,象征着朝气蓬勃,亦是一种对新事物的美

好愿景。再看南门,位于南门牌匾上的是“丹霞雪霁”四字。此处的丹霞是指宜州城南九龙山“丹霞遗迹”之景,即与嘉定年间任宜州教授摄州事的张自明(号丹霞)有关。张丹霞来到宜州之后,立即着手修建山谷祠,建龙溪书院,在南山题诗宣教,为宜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奉献出了一片赤诚之心。雪霁有天空放晴之意,宜州之南有受人尊崇的丹霞先生,正可谓钟灵毓秀,乃宜州人民之所盼也。西门牌匾“西月返照”,宜州之西也有龙江河在流淌,月晖落在江面上,犹如一条奔走的银龙。明代《百粤风土记》中有载:“东有日山西有月,年年征战无休歇。幸得西水向东流,世代永无忧。”东日西月,日月同辉,相互映照,龙江承载着日月之辉,将吉祥和安康源源不断地送到

宜州。最后的北门牌匾写着“青鸟回翔”。北门面对着龙江对岸的青鸟山,青鸟山上有宜阳八景中的“青鸟朝云”。青鸟山上树木苍翠,白云袅袅,青鸟回翔,乾隆时期上任的庆远知府李文琰曾盛赞此景,并挥笔写下一首七绝:

绛河远隔五千年,青鸟飞来自古传,瑶千万条云彩里,何人识得玉京仙。

四牌楼这四面牌匾的寓意已经超出了此楼本身,是一种博爱宽容的象征,其中涵盖的是宜州四面之境内的自然万物、山川江河,祈求祝愿宜州风调雨顺、人民安乐。由此可见,建此楼者必定有着博大的胸襟和气度,心有百姓,胸怀天下。